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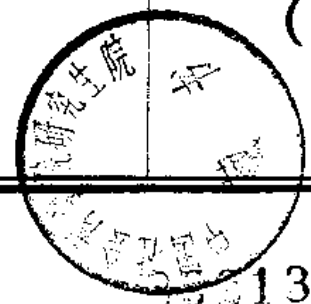
據  
清·梁永康等修趙錫書等纂  
清道光十年修民國二十三年補刊本  
影印

山東省

# 冠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十九號

據

清·梁永康等修趙錫書等纂  
清道光十年修民國二十三年補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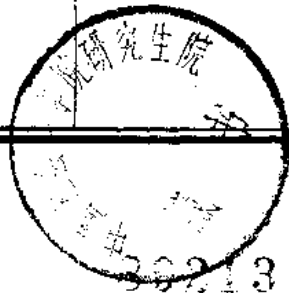
影印

山東省

# 冠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69\*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including the number 77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number 100.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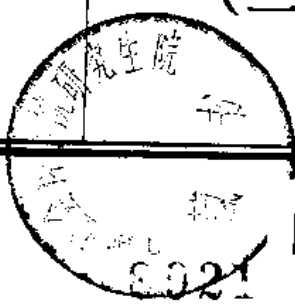
據 清·梁永康等修趙錫書等纂  
清道光十年修民國二十三年補刊本  
影印

山東省

# 冠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70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 冠縣志

全三册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疏蹙，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會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民國二十三年

冠縣縣志

重修冠縣志序

冠志失修垂百餘年其間提倡續修者當不乏人然類皆忽作忽輟未竟媿補全功誠憾事也余於民國二十年三月奉委乘冠下車伊始即殷殷以續志事勗邑士僉唯唯乃為之開詞館羅輜軒稱餼廩給紙筆咄嗟間羣賢畢至纂修有陳君

熙雍邱君恩泉康君緯辰李君雪亭襄  
纂有殷君筱盞皆知名士學通中外協力  
進行風雨無間計今兩易寒暑其稿脫而  
行將付梓矣取而瀏覽一過見夫疆域之  
廣狹風俗之淳澆人文之盛衰禮教之變  
遷以及土地物產稔祥災異莫不朗若列  
眉燦然明備而尤於兵馬財賦建設教育

諸大端紀載綦詳且援引科學推陳出新  
刪除歌功頌德之溢詞適合民主自治之  
體制後哲踵而行之則杞宋依然文獻  
足徵矣是為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署理冠縣縣長侯光陸





重修冠縣志序

余束髮受書時習聞吾冠志書燬於燹蝕於蠹散逸於兵荒離亂殘餘一二部藏於典史黃憲之家而未及見也及壯遊海外走滬漢旅厯下僦居北平爲東西南北之人忽忽二十餘年足跡所至輒取觀當地之圖誌周覽一過覺其繁簡文質形形色色而山川人物政教禮俗以及言語文字異聞軼事莫不厯厯在目勝似作乘槎遊入太廟問孟子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一書而三寶備之知方志一冊爲郡

縣之家珍什襲藏之莫敢或闕自古有亡國而國無  
亡史迴首故鄉益惓惓於黃典史之家藏民國五年  
時余官外部某日過溟南翟太史家見書齋鄴架卷  
軸盈百隨手取之偶得冠縣志一書喜甚亟請於太  
史曰此吾鄉故物也盍借觀之太史唯唯乃携書歸  
旅邸時爲瀏覽閱竟知冠志失修將百年矣失此不  
圖後將何及頻客於遠有志未遑悵悵爲何如耶十  
九年春余倦遊里居多士以修志事相屬余曰噫晚  
矣二十年前從事於斯老成尙在典冊猶存訂墜繼



廢事半功倍此日魯壁墟秦灰冷雪泥鴻爪漫滅殆  
盡且學說朋興門戶標榜揭華衮斧鉞之跡來燒蕞  
覆瓿之譴於此而編年紀月踵跡筆削曼曼乎其難  
之適上檄督促仿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故事開局  
崇文方輶車四出周爰諮諏時值南北軍興戰雲瀰  
漫薛匪犯冠遍地萑苻余亦北走燕市抵歲杪而始  
抱疴還鄉人事擾擾無暇及此甫載筆而中輟矣翌  
年春重整史席校書藜閣而輶軒採錄得十之一二  
焉連番徵文得十之三四焉繼而殷筱彭梁樾庵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君專司行人旁徵博引得十之五六焉窮歲月之爬  
羅積四卷之草帙懸之國門聚訟紛紜傳觀十閱月  
久假不歸至是而再中輟矣迨及原稿珠還滿籠碧  
紗方有事於修飾潤色忽而白駒繫維塲無苗藿食  
志乎而館穀告罄食功乎而廩餼不給墨客星散梓  
人罷業至是而又中輟矣一輟再輟而至三輟何吾  
冠志之阨也迴憶自清道光十年後邑志絕筆吾鄉  
賢達一再擬續每以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遂致  
一邑載籍歇絕百載倘功虧一簣再蹈前轍遲之又

久祀宋依然文獻無徵亡史之痛誰職其咎耶余於是爲之進益勇日握管城風雨無間散者輯之缺者補之罅漏幽緲者窮僻荒以探索之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歷經萬難而書告成李復齋梁壽庵兩先生後至民國二十二年冠縣又有續志半生來抱殘守缺之遺憾至是而爲之一慰王魯之先生序前志一則曰待之君子再則曰望之後賢余何人斯敢掠此大美竊效媯補聊勝於無此物此志也綜核全書增輯十之六七前志簡要此編繁蕪貪得務多細

大不捐惟冀已往之陳蹟軼事網羅無遺不與夏五  
郭公以俱泯使後之人信而有徵語焉能詳更爲踵  
行者留此斷爛朝報作紹述張本浮誇之弊何避焉  
至若兼三長而備五難均謝不敏矣刪訂而斧正之  
是所望於達者

昔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邑人康煥章緯宸謹序

重修冠縣志序

民族精神發源於國史英之海上霸權法之政治革命美之門羅主義日本之大和國魂皆能發揚國威鷹麟虎視據列強之一席迹其政教文化蒸蒸日上實本諸種族之特性及奕世之遺傳獨立不倚各不相襲是謂之歷史性是以各國最重史學列之專科載之文籍傳之歌謠圖繪使國人咸知古今得失之林激發其志氣因革損益以保持其固有之國粹讀世界史者類能道之我國史學與經學並重經理也

史事也經以爲經史以爲緯經緯相參而後能持理以治事上下五千年治亂興衰瞭如指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千古如出一轍無待龜卜而數計此史之所以爲鑑也鑑於水則形容畢現鑑於古則成敗立見理有必然而無疑者自經學廢除史學亦略焉不講功利之習急誕怪之說起岐途亡羊擾攘至不可紀極非胚胎於歷史之劣性卽逸出於史體以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辨之不可不早也帝典王謨旣不適用於晚近自檜而下當更無意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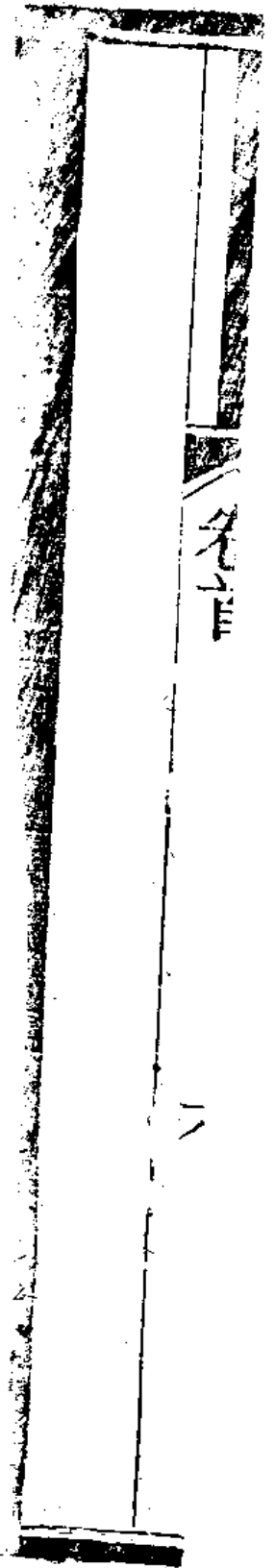
紹述詎知慾根深種先後符節不取法乎上轉而得  
乎其下若者帝制自爲若者封疆割據若者五霸七  
雄鹿逐中原若者草澤綠林揭竿發難遠交近攻縱  
橫擗闔旣煮豆以燃其卽螳螂而黃雀廿餘年起伏  
循環皆熟祖戰國策士唐代藩鎮五季篡奪之故習  
降及州邑閭野亦利慾薰心黨同伐異時以門戶之  
見同室操戈螭蚌持而漁人利坐使大好山河半壁  
淪亡劉豫張邦昌輩依附外人卵翼閭于神器試問  
連幕扮演何在非前代之脚本耶是謂得歷史之劣



性者自古巨奸大蠹史不絕書夷考其行皆出於事  
理之常乃有棄而綱常去而名教禁而相生相養之  
道以求其所謂萬物無主者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  
之於書學說朋興舉國若狂蹂躪遍於江漢戎馬起  
於隴蜀陷溺甚於洪水殘害烈於猛獸斯道也何道  
也擬以楊墨黃老而不類較之赤眉黃巾而尤酷檮  
杌窮奇無此乖戾魑跖闖獻亦無此恣睢也是所謂  
逸出於史體以外者溺於史中者壞逸於史外者尤  
壞皆由於近世史學不昌衰貶勸懲茫乎莫辨因而

涸心溺志漸卽馳騫於下乘而索隱行怪者流又爲  
別開生面釀成亘古未有之奇禍讀史者掩卷太息  
能無惕然於中乎吾冠地方百里人口二十餘萬衡  
以歐西之布丹烏拉圭塞爾維亞春秋之滕薛邾邾  
清泉一邑儼然一國也國有史縣有志志者誌也史  
志名異而實同余序志故連類及之

昔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邑人康煥章緯宸又序



續刻修訂姓氏

監修 冠縣縣長侯光陸

纂修 邑 人陳熙雍

邱學澤

康煥章

李慶梅

襄纂 邑 人殷壽仙

高正立

陳士傑

校正 邑 人 崔克勳

邱樹模

宋維熙

張衍孔

探訪 邑 人 梁允平 梁可臣

申書諫 管榮鼎

梁承選 郭殿英

管世楫 宋尙德

張英華 宋培楨

張英冠

陳或魯

鄒文清

趙毓櫺

郭銘勳

楊輔臣

梁春山

曹錫光

葛錦亭

梁金坡

李效元

杜清芳

邱學淇

郭金如

王者臣

張蘭亭

馬鳴鑾

趙汝璠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康獻瑞

陳金如

許廣慶

吳允孟

郭錄貴

張學海

杜成勳

徐書銘

石鴻文

蘇欽臣

杜建章

于由仁

王芹藻

郭權盛

辜桂林

沙靈華

石麟祥

馬鳴信



潘龍輔

陳運隆

霍如欽

王道生

祝敬業

朱振瀧

衣名符

潘承平

吳銘鼎

刊板工人

堂邑李鴻誥

李鴻典

